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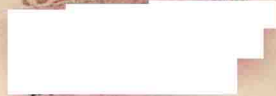
千佛掌 上

〔台湾〕

司马长虹 著



1248
285-C4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上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千佛掌

[台湾]司马长虹 著

责任编辑:汪洋 装帧设计:刘筱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283 号)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巢湖地区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22.75

插页:4

字数:490,000

版次: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0

标准书号:ISBN7—5396—0863—3/I·773

定价:12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容提要

深山峡谷中匆匆走着一位形同孤魂野鬼的汉子，蓦然一声怪啸，十几个凶悍无比的人拦住汉子的去路，有个疤脸丑小子喝声：“拿下！”话未落音，一白须老者和一妙龄女子飘然而至，“休得逞凶！”断喝声甫落，双方便展开了殊死的争杀……一幕幕惊险的故事，接踵而来。那汉子就是被朝廷屈杀的将军曾铣的外甥何山壮。他正义在胸，在字内双奇的相助下，联合武林义士，击杀武林败类及朝廷奸佞，抒正义，雪奇冤；奸佞魔窟密谋，鬼火忽明忽暗；义士厅堂聚会，豪气震山撼地。妙龄姝丽，偏受落难公子，崇山密林，抒发缠绵情爱；小桥流水，竟有好汉歇马，浣纱女郎，又萌鸳鸯柔梦。争斗中义愤填膺，相爱时绵绵有节。全书情节似狂涛卷浪的大海，跌宕起伏，气势恢宏，扣人心弦。

——

明朝自从太祖朱元璋开创天下以来，确实出过几位有道明君，虽然也有兄弟阋墙之争，并不影响国势衰微，但自从后代帝王重用宦官，如成祖时之宦官——即太监设立东厂，英宗、宪宗任用汪直复变本加厉，增设西厂，因而排除异己，荼害忠良，使朝政每况愈下，种下明朝颓落，乃至亡国病根。

本身虽非宦官，但被忠义之士视为“宦官之尤”的奸相严嵩，非但卖官鬻爵，且苛捐杂税，更造成民怨沸腾，不堪收拾，然而奸相严嵩为了一己之私，造成一件人神共愤的缺德事，竟屡上谗言，使世宗皇帝，在众口铄金情况下，将国之干城——平蒙古族“俺答”之乱的曾铣统帅，满门抄斩，祸延九族。

曾铣被害，只逃出外甥何山壮一人。

从此何山壮形同孤魂野鬼，随时随刻，逃避“东厂”爪牙们追杀。

原来他要找一名并不相识的石女。

“石女”？难道是石头做的女人吗？因而故事一开始，就陷入高深莫测，波诡云谲情节中……。

“衡山”县傍湘水左岸，因山而名，山在县西四十余公

里，古称“南岳”，亦名“衡山”，周围八百余里，包罗七十二峰，层峦叠嶂，雄伟奇秀，以“祝融峰”最高，有挺霄遮月之概。

在湘水曲折环绕之中，有一四处皆山，非常奇特盆地，为什么这块占地近百顷盆地，非常奇特呢？

起初这里不过住了十余户土民，可是半年后，却大兴土木，形成了座不比县城差多少的镇甸。

更不可理解的，人口骤增，超过千户人家，而这千户人家，却有十分之二三，都是武林中人，益发不可思议了。

武林人虽然刀口舔血，生死置于度外，惟花起钱来，却很大方，正因此，这座取名“山水”镇，百业兴隆，应有尽有，包罗万象。

这天——三月梢头，“山水镇”最大一家“好汉居”饭馆，和往常一样，大部分都是武林人饮酒、聚会，时未过午，“好汉居”已卖了七成座。

座上有一要饭打扮人物，他坐于正中席位，三面都是武功不俗江湖客，其中一疤脸汉子，双手一拱道：“庞舵主，准备什么时候上‘一线天’呢？”

庞舵主就是要饭打扮人物，姓庞名元，武林上有个不太好的绰号，背地里都称之为“恶丐”，可见其为人不大厚道了。

“恶丐”庞元反问道：“疤面虎，可知道通过‘一线天’崖道要经过‘祝融峰’吗？”

“这倒不大清楚。”

“再问你一件事，可知当前武林，应属哪一派势力最大，何人武功最高？”

疤面虎是个二三流角色，只有摇头的份儿了。

“恶丐”庞元冷笑声道：“你们这干跑江湖的，如果连这点都不明白，万一碰上本舵主所说最大势力门派，而尔等一向狐假虎威，焉有活命之理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疤面虎嘴里好像塞了个鸡蛋。

“恶丐”庞元又道：“告诉你们吧！最大势力的属‘衡山派’，而武功最强的也是‘衡山派’掌门无我师太。”

“无我师太现住何处？”又一人问。

“就住在‘祝融峰’上‘无我禅院’，有本事通过‘无我禅院’去‘一线天’吗？”

“可不可以绕道而行呢？”

“不言路途艰险，无我师太山下设有十二处分院，能逃过她的耳目吗？”

“听舵主语气，好像师太这位出家人不许任何人过‘一线天’了？”

“这话算是说对了，凡过“一线天”的，格杀勿论。”

“我的佛爷，看来我们用不着去‘一线天’了？”

“恶丐”反而桀声笑道：“老实说，压根就没打算去‘一线天’，本舵主真正用意是捉拿已伏诛的曾铣外甥何山壮。”

疤面虎又道：“这么一说，兄弟倒有些明白了，但不知舵主认不认识何山壮？”

“听严化总提调提说过，年龄不过二十，人生得非常飘逸俊雅，并有画影图形。”

“严化又是何许人呢？”

“混蛋！严化的大名可是尔等随便叫的？他是当朝宰相严嵩儿子，身兼东、西两厂总提调。”

“没听说严相爷有儿子呀？”

“恶丐”庞元悄声道：“大家注意听，但知道后只能装哑巴，否则也和曾铨将军一样，满门抄斩，户灭九族。”

“严总提调，究竟与权倾天下的严相何等关系？”

“是……是严相年轻时代，偶涉花丛私生子……。”

话音一顿，桌子一拍，用手一指，命疤面虎把那个坐在一角、满脸油垢小伙子抓了上来。

疤面虎照命行事，果然将面貌难辨，衣服破旧，腰中还系有一条麻绳的穷小子抓到庞元面前。

庞元示意疤面虎将穷小子架着胳膊转上一圈，不但疤面虎莫名其妙，连跟庞元一起想些好处同伙，也讳莫如深。

穷小子忍不住道：“你们这样折磨苦命人，是何用意？”

“恶丐”庞元道：“折磨还是小事，老子不把你打个稀巴烂，就不算‘善丐’庞元。”

他自称“善丐”真是马不知脸长了。

穷小子道：“在下与人无争，与事无争，沦落此地，又未犯法，你为何口出不逊，要把我打成稀巴烂？”

“恶丐”庞元哈哈笑道：“小子！可知腰系麻绳，共有九结，犯了丐帮最大忌吗？”

“系麻绳之人，为了走山路，多的是，绳子断了再结起，一共九结确实不假，这与丐帮何关？再说，丐帮是干什么的，我吴明却从来没听说过？”

“吴明！”“恶丐”庞元冷笑道：“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竟然没听说过，是装糊涂，还是看不起丐帮？”

“有道‘不知者不怪罪’，吴某往后不系草绳该可以了？”

“晚了！”“恶丐”庞元三角眼一翻：“你这吃了熊心豹胆狂徒，竟敢冒充敝帮帮主，知不知道只有本帮帮主才够资格

打九结，连本舵主也仅六结而已，哼！疤面虎应把小子两条胳膊废掉，再听本座处置。”

疤面虎用力一弯，自称吴明的苦哈哈，却痛入骨髓，汗珠子像黄豆粒子往下滚。

骨节山响，血脉几炸，吴明为了自保，忍无可忍，丹田一叫劲，挣脱了疤面虎手腕，随即一拳挥了过去，疤面虎鼻破，牙落，痛得他直呼老天。

疤面虎虽非武林高手，但对初出茅庐的吴明不知强过多少倍。

不料疤面虎施展出七十二路擒拿手，竟奈何吴明不得，反而被吴明不太纯熟拳法，击中一拳。

“恶丐”庞元心里笑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原来吴明这小子用的是‘曾家拳’。”

“曾家拳”指屈死的曾铎将军家传拳法了。

屈指一弹，“恶丐”庞元一缕指风，点中吴明“期门穴”——吴明动弹不得，只有任凭宰割了。

“恶丐”庞元正打算用“错骨分筋”手法，逼吴明说出何以会使用“曾家拳”，饭馆外面进来五个人。

一高的！年龄不小、头顶够得上房梁，一矮的！岁数也有七十，像座磨盘，另三位却值得大书特书了。

中间领先的进来，一脑袋黄毛，阴阳脸，说话声音很粗鲁，架子奇大，但却是个女的。

左右除高矮两怪老人外，另两位一是黑大个子，长得楞头楞脑，二十一二光景，一是名娇小玲珑很俊俏姑娘，豆蔻年华。

居中的黄头毛丑女人用手一指道：“就坐在这张桌子好

了。”

她是向高个子怪老人发话。

高个子怪老人连说：“谨恭门主口谕。”

那张桌子原来有人，一见高个子怪老人走来，赶忙让位，并抱拳又哈腰。

五人也不客气，大咧咧落座，坐于正中的当然是那名黄发，阴阳脸，被称作门主的丑女人了。

丑女人位置，恰在“恶丐”庞元隔壁，其实，自从她等五人一出现，“恶丐”庞元就像是脸长半尺，他并不认识丑女人是何方神圣，惟对两高矮怪老人，记得雪清，不是武林闻名丧胆的三丈叟和二尺公吗？

此二人合称“宇内双奇”，是非不明，善恶不分，全凭意气用事，他要是收拾吴明，二老如果多管闲事，不是自寻倒楣？

“恶丐”庞元本来想侧转下身子，避开邻眼光，但却被三丈叟看到了。

他连忙跑至三丈叟桌前，施了个丐帮重礼道：“想不到‘宇内双奇’二位前辈，居然也会驾临‘山水镇’，真是幸遇，幸遇。”

二尺公道：“可知老不死的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此小地方为了杀人吗？”

“杀人？”“恶丐”庞元倒抽口凉气道：“有谁敢冒犯二位前辈呢？”

“说出来你小子也莫名其妙，要知俺二老受不住严嵩和他那私生子严化三跪九叩之请，只好答应杀个人，而那人舅父偏偏与老不死的结下仇深似海梁子。”

“所以前辈们才管这件事了？”

“不然严嵩就是脑袋磕碎，老子也不会答应。”

“前辈要追杀之人，其舅父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一度是平俺答大将，姓曾名铣。”

“提起叛贼曾铣，晚辈已知道他户灭九族，只逃出个外甥名叫何山壮。”

“这么说你也是严嵩拜托追杀何山壮了？”

“严宰相地位崇高，无缘得识，倒是严相的少爷严化，并不陌生。”

“听口气是严化找到你了？”

“既然是同一目的，晚辈不敢否认，不过……。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听说曾铣的外甥何山壮虽略识武功，却极平常，值得二位前辈亲自出动吗？”

三丈叟插口道：“你懂得个鸟，可知道我俩老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形影不离吗？”

“这点小的早听过，且还听说……。”

“还说些什么？”三丈叟逼上一句。

“说关于前辈的长相，连睡觉也有神威。”

“所以你小子一认便知了？”

“这是想当然的事。”

“之外呢？”

“敝帮帮主还特别交代，宁可得罪天下人，千万别开罪‘宇内双奇’，所以小子对两位前辈可说恭而敬之，唯命是从。”

二尺公道：“免崽子倒是说话尚知高低，来！该见正主儿了。”

“正主儿？”

“是呀！还不赶快磕头？”

“向……向哪位磕头？”

“混蛋！当然是正中那位呀！”

“恕小子冒昧，未请教正中那位是何门？何派？”

“告诉你也等于没说，她是‘无影门’掌门人——你不妨问一下要饭的头儿，保证他不但要大礼参拜，更要奉她为祖奶奶哩！”

“恶丐”庞元只好向正中的——那位黄头毛，阴阳脸，丑女人磕了个头。

当他刚要站起，却被楞头楞脑的黑大个子，一声断喝道：“狗娘养的”竟敢磕一个头就算了事，连龟儿的祖师爷也得三跪九叩，还得俺二楞子师父——‘无影门’门主，叫不叫他起来哩！”

原来黑大个子叫二楞子。

“恶丐”庞元偷眼一望“宇内双奇”——二老正在吹胡子瞪眼哩！

吓得“恶丐”庞元，猛磕不已。

“无影门”门主身傍翠衣姑娘道，“二楞子师弟！数数他共磕了几个，然后好向门主师父报告。”

二楞子连忙道：“师弟遵命，一个……五十个……正好一百个。”

一百个头磕完了，“恶丐”庞元已经头晕眼花了。

但他心里还算明白，这位翠衣姑娘，不过十六七岁，怎可能是二楞子师姐呢？尤其都是“无影门”门主弟子，而“无影门”却从未听说过，这不是很令人难予理解吗？

他起了很大疑心。

却听“无影门”门主——黄发丑女道：“冲你向本门主磕头，诚惶诚恐的，孺子可教也。关于你对那名被点穴道脏小子和疤面虎等人谈的话，我已用‘百里闻声’玄功，听得非常清楚，现在问你件事，可要据实答复。”

“恶丐”庞元被“百里闻声”玄功唬得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他听丐帮帮主穷神爷曾提起过，说是武功到了登峰造极地步，能在百里之内，可闻虫鸣，只是这种高人，可遇而不可求罢了。

他连忙恭谨的：“请门主发问，小子是言无不尽，知无不答。”

“你真的也要追杀曾铣外甥何山壮吗？”

“既然门主早已得知，自当据实答复，不错，小子是奉了严相之子严化命令，务须取下何山壮项上人头，解往京城，方算任务完成。”

“既然双方是同一目的，本门主要特别问一下庞舵主，你对捉拿何山壮，可有头绪？”

“只是听一名高人指点，何山壮必然要经过‘衡山县’的‘山水镇’——梦想登上‘祝融峰’，因为一接近‘衡山派’掌门无我师太的‘无我禅院’，就算保了险。”

“关于无我师太武功虽然不错，但也不足为虑，倒是何山壮为什么说他登‘祝融峰’是梦想呢？”

“因他皮毛功夫，怎可能爬上这三千尺高峰呢？”

“所以你才在‘山水镇’密布眼线，希望生擒活捉了？”

“确然如此！”

“贵舵主所谓的高人究竟是谁？”

“既未通名，又未透姓，小子无法奉告。”

“恶丐”庞元栈铿话，分明是欲盖弥彰。

黄发丑女又道：“如果本座说通缉要犯，非但过了‘祝融峰’，而且已经通过‘一线天’——去了另一地方呢？”

“另一地方是？”

黄发丑女——“无影门”门主眸光一凝，犹如两道利刃，冷笑一声：“看在你对本门主尚知礼仪，本想助你一臂之力，好成全尔在严化父子跟前，升官发财，武林上大成气候，你小子竟敢打马虎眼。”

“恶丐”庞元想不到这位莫测高深女人，开始说话时，犹如嘶嘶莺声，鸚鵡弄舌，可是发起威来，却令他脚底板透寒气。

“报告门主，”“恶丐”庞元见风转舵道：“只因为前辈问的过于匆忙，小子一慌张来不及答复。”

“……”黄发丑女没有吭声。

他紧张着道：“小子知道何山壮假使过了‘一线天’，一定去较‘一线天’更凶险的‘恶水潭’，至于何山壮迹后再往何处？实在不知道了。”

“这么说你真正企图是想到‘恶水潭’察看究竟了。”

“不敢相瞒，小子确实希望带几名武功较高同僚去‘恶水潭’潭边，碰碰运气。”

“除了碰上何山壮外，另外还有其他原因吗？”

“恶丐”面有难色，但他还是据实说出了。

其实！他要说的话武林人大部份知道，又何必因隐瞒而得罪看样子连“宇内双奇”都畏之三分的“无影门”门主呢？

于是他一口气陈明三点：

一、武林中在二十年前应首推“峨嵋派”，当时父传女梅傲霜继任掌门人，不料梅傲霜继任掌门，却忽然失踪，“峨嵋派”虽四下找寻，仍无所得。

二、又三年后，“峨嵋派”代理掌门人发现桌上有张密柬，打开一看，竟是苦寻未遇的掌门人梅傲霜亲笔函件，大意是：她犯了淫戒，并生一女，掌门职务请挑选一人，不要因她之败德丧行，而使‘峨嵋派’中道崩溃。

三、又不久，武林各帮派，联手攻打“峨嵋”；结果！“峨嵋派”伤亡惨重，但这干武林帮派却从埋伏的眼线——内奸口中得知，“峨嵋绝学”——“三绝密书”梅傲霜随身携带，并未藏于山中，武林各帮派，仍在搜寻，勘遍全山每一角落，终于空手而返……。

三丈叟接着道：“猴崽子！难道各帮派就此罢手不成？”

“三丈叟前辈！”“恶丐”庞元接着道：“当然不肯罢休，于是派了大批弟子，明查暗访，终于传出了个颇合情理消息，这消息是……是……。”

“不说也好，其实，老夫或者比你更清楚。”三丈叟话落是一声令庞元毛骨悚然的冷笑。

“恶丐”庞元吓得赶快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去调查之人，因无法得知梅傲霜准确下落，为了向各派门主，帮主有所交代，乃强调只有一个地方是梅傲霜藏身之处，但却不敢进一步窥探。”

“为什么不敢进一步行动呢？”

“因为去那里非经过‘祝融峰’方能通过‘一线天’崖道。”

“是不是再过‘一线天’后方能到达‘恶水潭’了？”

“最终目的确然是‘恶水潭’，结果各派掌门人几经开会商讨，认为确有可能，因为‘祝融峰’上‘无我禅院’的无我师太，素与‘峨嵋派’颇具渊源，不然怎可能接近‘祝融峰’之人，格杀勿论呢？”

“照你的说法，小子也是奉丐帮掌门之令，参加追杀何山壮行动了？”

“恶丐”庞元居然脸一红，但他又不敢相瞒，只好说道：“与敝帮帮主穷神爷并无关系，晚辈是奉了严相之子严化密令参加这次行动的。”

“你能判断何山壮逃往‘恶水潭’吗？”

“所以才说碰碰运气哩！”

“闹了半天，何山壮究竟有否去了‘恶水潭’并无把握了？”

“是的！这也是小子最苦恼地方，另外，通过‘衡山派’的‘无我禅院’，也……也是个很大难题。”

“别噜苏啦！”好大嗓门，原来是黄发丑女改用男人腔说道：“细节你们研究，关于过衡山‘祝融峰’那是件芝麻小事，本座要走了。”

“坠儿！”不知是女人还是男人的黄发丑女——应该说是黄发怪人更妥当，又道：“可以把那个穷小子带来了。”

这时“恶丐”庞元才敢转身，一望之下，原来被他制住穴道，腰系草绳的穷小子，被那名俏而丽小姑娘——其实不算小，十六岁闺女拖着走了过来。

那名叫坠儿的姑娘银铃般叫道：“报告门主呀！这小子，一身臭气，满脸油泥，咱坠儿损失了块丝帕，往他脸上一涂，一抹，天！竟是张姜黄脸，难看死了。”

她唧唧喳喳的说到这里，已到了黄发怪人面前，“恶丐”庞元当然也看清了自称吴明的真面貌，他反而抱歉的道：“对不起！在下方才冒犯，实在误把小哥当成冒充丐帮弟子之人……。”

吴明行动自由，不待细说，是坠儿藉擦脸之际，巧妙的解开穴道了。

“无影门”门主——说男不男，说女不女的黄发怪人道：“二楞子，带这个叫吴明的小子，去澡堂洗个澡，然后为师好盘问下他怎的会半生不熟的‘曾家拳’。”

二楞子近乎绑架似的带走了吴明。

黄发怪人口吐男音道：“二尺公，三丈叟两位首席护法！关于去‘一线天’事，与庞元商讨时，应特别了解下他等的轻功够不够一等角色，本座去了。”

二尺公连忙道：“在那里见门主呢？”

“‘山水镇’最大一家客栈——‘衡山大客栈’。”

说罢昂然阔步，率同坠儿走出饭店。

二尺公与三丈叟恭身相送，“恶丐”庞元还有不许靠近的疤面虎等人只有匍匐于地，表示敬意了。

二楞子把吴明领入一家澡堂选了个单间，先命吴明把身上污垢好好洗干净，免得见到他的门主一男师父，嫌他臭气未消，不再理他——吴明当然是照命行事了。

趁着吴明洗澡之际，二楞子上了趟街，回来时，带了个大包袱，里面装的都是各式各样内外衣和衣裤。

他本人并未入浴，当吴明走出时，身上臭味道已经全消失，候吴明略作休息，二楞子命他选合适衣裤穿好，然后并